

人间物语
Renjianwuyu

面具后的城市

□崔新志

我觉得了解一个城市，不能光看它的地标等光鲜的外表，还要看到它的另外一面。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出门总是把脸面弄得干干净净，至于衣领内什么样就很少有人关注了。临近繁华大道如潮涌现的高楼大厦仿佛靓丽的面具，这一点上看，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发模式几乎雷同，似乎在高贵中宣示着城市的豪华套餐，可是我总觉得单一模式下的楼宇如同低劣的复制品，在每个城市蔓延，毫无新意可言。

菏泽的背面不仅有纯朴的邻里情，更有古朴的风貌。那些老建筑本来是残破滞后，可是与千篇一律的新建筑一比，反而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新意。木门虽然残破却掩饰不住淡淡的香，令人不禁遐想：是从原始穿越来的香气吗？斑驳的门漆也许是凝固的眼泪，但承载最多的是有关古老的记忆。

比如我此时就站在夹斜街感受着菏泽的民风民俗。夹斜街原本从双河路一直延伸到西北边黄河路与西安路交叉口那里，乡村

兄弟常来到这里购买日常用品，零买或者批发都能找到货品，那时候人头攒动是司空见惯的场面。其实熙熙攘攘人流里，也不全是买卖人，也有纯玩的人，他们流连于琳琅满目的商品前，感叹经济发展的速度。逛累了就寻一处小吃摊坐下，等候摊主端上热气腾腾的饭食。那时候的人们似乎也没那么多讲究，再说来来往往的人又那么多，好不容易等来一个位置怎能轻易放弃？于是也不管干净与否，一屁股坐下来静待店家端饭上桌，然后风卷残云吃饱就行。也不知道摊主是怎样加工的，吃起来就是香，就拿豆腐脑来说，很长一段时间传说是用河水烹煮的。可是这里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同样秘方做出来的口味却不一样呢？我想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平时饮食里就不缺油水，自然吃不出曾经的滋味。还有一点，当年清澈见底的河水，大多沦为浑浊不堪的水流，谁还敢拿来在饭里“下药”呢？而自来水中的漂白剂又使佐料大打折扣。

那时候人们下馆子吃路边摊不讲究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能坐下来安静吃饭的还只是少数，更多的人赶集前从家里自带干粮咸菜，他们并不胡乱花一分钱，上集所买的东西也是早就计划好的，基本上买了就走，绝不多停留一会儿。看看时近中午才找个僻静地方掏出干粮充饥，一边嚼着干馍，一边冲着不远处的小吃摊嘟囔：“败家子！才过几天安稳日子就胡吃海塞，不是过日子的人！”

如果你凭此认定他吝啬，那就错了。他们也肯花钱，但要看是谁，孙子跟着上集，只要一哭闹，他就会忙不迭地哄“买买买！不给孙子买给谁买？”往往孙子吃一两口就说啥也不要了，老人便把这剩食吃干净。也正因为这一点虚荣心作怪，有些老人赶集就带上孙子孙女，买上一些稀罕物，逢人问起便说是孙儿要的……

当然这是从前的情形，如今由于城中村的改造，楼宇比赛似的拔高，夹斜街早已不复当年盛况，



只剩双河路到

崔文利

摄

环城公园之间的一段了，南半段有几家书店，一到周末便会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此选购教辅资料。中间一段是几家酱菜铺子，有几家老店还在，只是经营项目换了好几茬。北半段成了菜市场，别看规模小，可是瓜菜肉蛋奶齐全，附近的几家老街坊趁着晨练的空，拐到这里买些菜回去，一天的柴米油盐也就不再操心了。

当繁华街区的车水马龙令你烦躁时，就去偏街僻巷走一走，看河柳依依，听鸟雀欢唱，顿时会让人安静下来……城市的底蕴不是街头灯红酒绿，而是小巷里的谦恭礼让。左邻右舍几代人比邻而居，各自忙碌而又互相关心，给社会和谐增添了一丝丝暖意。

冬天

□崔文利

秋天自顾自地走了，请不要叹息。太阳不是还没走吗，只是远了些；风儿不是还没走吗，只是硬了些；草儿不是还没走吗，只是黄了些；湖水不是还没走吗，只是瘦了些；你不是也还没走吗，只是冷了些……

雪花儿终于捎来了你的问候，未及打开，便轻轻地消融了。

立冬

□田家轩

叶落地凝霜。风凛天寒透体凉。山貌失容花又谢，苍茫。鸿鹄无踪病害亡。

魂梦任悠扬。把盏琼炉酒溢香。养性健身脾肾补，冬藏。动静相宜重沐阳。

夜班女工

□田浩国

夜半时分，披着亮晶晶的夜色，宿舍通往车间的林荫道上，几位夜班女工，正用平底鞋悄悄将瞌睡的月光，踏出高跟鞋的弧线。

她们小声交流着，如何将宽松的工作服稍微改瘦些；不被车间主任发现，商量着这几个夜班多干点，假期好去品尝淄博烧烤。

或许她们不富裕，其中两位已约好，下夜班后，去早市小摊买些新鲜又便宜的蔬菜；但那平静恬淡的目光，告诉我，她们并不拮据。

透过栅栏外浅水里的落叶，她们看到了远方的青翠和天际乳白色的星辰；她们能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听见孩子的琴声。

她们进了车间，门关上了，从门缝挤进去的月光开始，陪她们做工。

记忆中的老枣树

□王义尚

易晒干储存鲜枣。

春末夏初，当北方的花木在万物竞发的季节纷纷谢幕的时候，枣树才懒懒地开出一簇一簇细细碎碎的花儿，几乎在同时，院子的上空一阵清香缭绕，惹得从门前经过的人都要嘬起鼻子紧吸几口，并好奇地向四周张望，想找到香气的来源。枣花既没有夺目的艳丽，也没耀眼的黄和红，而是绿中带黄，黄中透绿，像一群低眉顺目的侍女挨挨挤挤地立在枝叶间。一阵风儿吹起，稠密的枣花就会簌簌地落满一地。枣树的生命力很强，几乎不用打理，幼树的前两年只开花不结果，到了第三年才开始挂果。

我家的院子不算太大，栽种的树木也不多，最东南角有棵棯子树和臭椿树，皆长得笔直挺拔，超过碗口般粗细。两棵刺槐树笔挺蓊郁地站在院子门口的两侧，一

副凛然不可冒犯的架势。枣树就中规中矩，一副恪尽职守的神态。它伸出的枝枝叶叶覆盖了大半个院落。记得我刚四五岁时，我哥从集体食堂领回数量很少的饭，总是吃不饱，就眼巴巴地望着枣树，盼着那青青的枣子快点成熟。后来从小学到中学，家中还是生活紧张且又困难，每到枣子快要成熟的时候，我都会爬到树上摘枣吃，以弥补肚子的饥饿，三棵枣树伴我度过了那些饥荒的年代。

日子匆匆过，枣子年年红。夏日散成伞状的枣树枝叶遮蔽着阳光，树上蝉鸣声声，播报着生活的更新。秋天收获着成熟的农作物，也收获着甜蜜的红枣。看，小院写满了秋天的风景，枣树的枝干上挂满了一串串金黄的玉米棒子，还有一块块收刨过的地瓜秧，悬浮起了农家小院温馨的画面和丰收景象。

每当我听到任妙音演唱的《红枣树》歌曲：“家乡那棵红枣树，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。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，记着我曾走过的路……”悠然的美声、动听的旋律、记忆的思绪怦然由此升起，也就倏地想起我家老院子里的那三棵老枣树。

在我家原来居住的老院子，偏东南角方向有三棵老枣树，成南北“一字”型排列，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两米多。最北面的稍大，树干有两米多高，树身一人将合抱；中间的次之，比北面第一棵树身稍细一点，树干高低相同；就数最南边的一棵，树身低

